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悠悠岁月——我的从医历程/昌世英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220-07744-9

I. 悠… II. 昌…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9719 号

YOUYOU SUIYUE

悠悠岁月

——我的从医历程

昌世英 著

责任编辑	谢 雪
封面设计	纪典记忆
技术设计	古 蓉
责任校对	何秀兰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插 页	11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7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7744-9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序一

世英同志的自传体作品在付梓之前，我有幸先睹为快。近百个小节，每一小节都是一个或喜或悲、可乐可忧的故事。娓娓讲来，令人怡情养性，受到启迪，获得教益。

这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曲折并富有时代特色的传奇经历。

世英同志青少年时期从中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入军医学校学习，从那时起，便离开天府之国温馨的家庭和慈爱的父母，毕业后分配到云南边疆某陆军医院，成为一名军医，后成为妇产科专业造诣较深的专家，在临床实践中作出了贡献。除了在部队医院为军人服务外，还深入边疆，为少数民族诊、治疾病。更让人惊叹的是她曾在海拔三千米的高山上，用简易的手术器械剖腹取胎成功，挽救了一对母子的性命。

她毕业后担任军医不久，便在一个个政治运动的旋涡里接受洗礼经受锻炼。“反右”“反右倾”“四清”，每一次政治上的折腾，都有阴影将她笼罩，但她凭着正直的性格和一颗纯洁的心及敏锐的洞察力，最后总是有惊无险，渡过一道道难关。

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真善美遭摧残，假恶丑大泛滥。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千百万善良的人在劫难逃。她和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技术骨干，按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最高指示”，被迫从部队复员，回到巴山蜀水故土。

只要有才能，总有施展的地方，山城重庆的父老欢迎她。她在601厂职工医院继续担任妇产科医生工作，并把一个只能看简单门



诊、只能接顺产的妇产科，发展成能诊治疑难病症、处理各种难产并可施行多种手术的技能全面的科室，更加受到广大患者和群众的爱戴。

数十年来，她亲手接生的婴儿数以千计，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娴熟的技术，无一例婴儿死亡。正如一位患者对她说：“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妇女的福音。”这句话她一直用来鞭策和鼓励自己。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将近花甲之年，她又赴海南闯特区，以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海南人民服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陈鸿钧

2008年5月16日

(陈鸿钧同志系原云南省军区宣传处处长，大理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序二

世英表姐从医数十年，于古稀之年不遗余力地完成了她的力作《悠悠岁月》（以下简称《岁月》），在该书即将付梓之时，嘱我作序。凭她的社会交往，请名人、名家轻而易举，可她执意要我写上几句。我不只是迟疑，已有些惶恐了！

静思起来也在情理之中。我们两家世代交好，有几代人的情谊和文化渊源。《岁月》文章流畅，娓娓动人，读时令我禁不住潸然泪下。由于是第一读者，她执意让我写几句感言，恭敬不如从命，不可推托了！

展开《岁月》这个历史画卷，让我感触良深的是作者在看似平淡的诉说中，所倾注的对人生的热爱。尽管她出生在祖国灾难深重的年代，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但她始终直面人生，宠辱不惊，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一切都赋予仁爱。这与她出身名门，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分不开。她的外婆和母亲从小便教导她：“要做好人不做坏人，只办好事不办坏事。办坏事想都不能想。”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惨景，教她懂得了要爱祖国，爱人民，恨敌人。抗美援朝，她投笔从戎，后来虽未能亲赴疆场，然而就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走上了救死扶伤为人民奉献爱心的理想道路。从此，我们看到了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在云南边陲那莽莽的山原，在风景如画的洱海苍山，在民风淳朴的阿佤山寨，在山城重庆，在嘉陵江畔，在海南岛，在椰林龙湾……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多少母亲经她的扶助战胜病魔，起死回生；多少婴儿在她的妙手下降临人间。她不图名利，默默耕

耘。她最欣慰的是听到婴儿向人世报到的第一次哭声，她觉得那是呐喊，那是唱歌，那是新希望来临的号角，那是人类延续的又一缕曙光！伴随《岁月》，我清楚地看到了作者闪光的心路历程和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她自走上了医学专业道路，便把爱心倾注人间，脚踏实地地掌握过硬的本领，在临床实践中潜心研究。她根据自身的性格特点，在内、外、妇科全面锻炼之后，选择了妇产专业作为她终生奋斗的目标。从此，我们便看到一位白衣天使在医院病房，在山寨里，在篝火旁，在密林深处，在蝴蝶泉边，到处都有她洒下的汗水，到处都能听到她甜美的笑声，在阿佤山没有病床，没有手术台，设备简陋，光线昏暗的条件下，面对危急病人，她不考虑个人名利得失，凭着自己的胆识，熟练的技术，以一切为治病救人的高度责任感，操刀剖腹，争取时间，挽救母子于垂危，救出两条鲜活的生命。她没有在掌声中陶醉，又向着下一个目标进发。她从不吝惜自己的知识，深入边区，举办培训班，教出了新法接生员，为缺医少药的山村，送去了知识和温暖，增强了民族团结，密切了军民关系，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作出了贡献；她从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进行妇产医学难点的研究攻关，因为在临床医学上一些独到的成果，她被收入《中国名人录》中。多年军旅生涯和医学修养，铸就了她不老的性格。她身心双健，怀着一腔热血，迈开双脚，走出巴山蜀水，闯进南海椰林。她迎着改革开放的春天，濒海临风，呼吸着从八面拂来的新鲜空气，吮吸新生活的营养乳汁，感受特区的开放意识，开阔视野，拓展思路，燃烧起自己为医学献身的青春活力。

在《岁月》里我们看到了一位极力追求至高目标的平凡的人：那是在孩提时代，当她随保姆去买烟时面对一无人看守的烟摊突发奇想：“要是拿走几包烟也不会有人知道”时，立刻以“做坏事想都不能想”的家训约束自己。长大后成了军人，在一位“棒棒军”奔跑于山坡上替她去旅馆取回遗忘了的心爱之物时，由一开始寄予希望，委以“重托”，到胡乱瞎猜，进而失望，最后在事实面前自感惭愧的自我剖析。那份羞愧，那种升华，不正是鲁迅先生在《一件小事》里刻画的那“小我”的再现么？细读起来，书中不乏此种事例，这些都是作者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内心深处的写照，是她通向心灵净化境界的深刻剖析。

《岁月》的作者是一位妇产医学专家，一生有多项技术成果问世。她多才多艺，爱好文学，有较深厚的文学底蕴，所以写来思路清晰，文笔流畅，语言平易，贴近读者。平淡中蕴含着哲理，叙事里折射着人生，读来真切感人，意蕴悠长，发人深省，耐人寻味。无疑是一股吹向心扉的清爽的风。有人说：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半成品，另一半要靠读者完成。此言极是。就让我们来共同品评，欣赏《岁月》给我们奉上的一杯香茗吧！

沈联峰

2008年5月6日

(沈联峰系作者的表弟，是一位水利工程研究员，酷爱文学艺术)

目 录

悠悠岁月

序一	陈鸿钧	1
序二	沈联峰	3

1. 一抹殷红的晚霞	6
2. 一颗炸弹从天而降	9
3. 老家在哪里	12
4. 垫江女子中学	15
5. 被“轿子抬进”革命队伍	16
6. 我学医的起点——图云关	18
7. “红十字方队”生活	23
8. 一条断腿抱在我手里那一刹那	26
9. 我被单独分配到遥远的边疆医院	28
10. 我极力完善自己的军医形象	33
11. 怦然心动	37
12. 我在临床医疗中的体验	38
13. 首次参见婆母	41
14. 我的舅舅	46
15. 八年阔别，故乡该无恙	48
16. “汨汨清流直到今”	52
17. 身无分文住大宾馆	55

18. 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 57
19. 像溺水者抓住了绳索 …… 60
20. 座号居然紧相连 …… 62
21. 你竟然敢说“秀才遇到兵” …… 66
22. 亲人似的院长 …… 67
23. 到M军区总医院进修学习 …… 70
24. 连续三年先进, 我有幸代表发言 …… 74
25. 我施行的两例终生难忘的手术 …… 78
26. 参加医疗小组赴阿佤山 …… 80
27. 在靠国境线的高山上为佤族妇女剖腹取胎 …… 82
28. 协助当地医院做疑难手术 …… 85
29. 美景如画, 危机四伏 …… 88
30. 发生在“三同”期间的故事 …… 91
31. 史无前例的那场“革命”来了 …… 94
32. 我无助地看着她摇摇欲倒的背影
渐渐消失在夜幕里 …… 97
33. 面对的是“敌人”, 有什么委屈的? …… 99
34. 你说得娓娓动听嘛! …… 104
35. 我要自己救自己 …… 106
36. 离开军队前最后一次到地方医院会诊 …… 110
37. 归途 …… 114
38. 何处是我家 …… 118
39. 又一个人生驿站 …… 120
40. 母亲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 …… 124
41. 安家 …… 127
42. 在陌生的工作环境里 …… 131
43. 看来我已打响了第一炮 …… 132
44. 当务之急的事 …… 135
45. 她是“现行反革命” …… 137
46. 终于有了粗具规模的职工医院 …… 140

- 47.也许你不相信这是真的 …… 142
- 48.开刀切除子宫肌瘤轰动全厂 …… 144
- 49.企盼多日的手术室建起来了 …… 147
- 50.假若当时我没遇上这个病人 …… 148
- 51.**造反派头头在捣乱 …… 150
- 52.这是“大洋全”吗? …… 153
- 53.岂有此理! …… 155
- 54.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 157
- 55.**啊!这静谧的夜晚如此惬意 …… 160
- 56.为小生命开辟通道 …… 161
- 57.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 …… 164
- 58.**逼上梁山,我成了“阑尾专家” …… 166
- 59.蛔虫从腹部腐烂的创口内一条条钻出来 …… 168
- 60.何必总是收拾残局 …… 171
- 61.发生在温都尔汗的爆炸 …… 172
- 62.我亲自给小女儿做阑尾手术 …… 173
- 63.我的大女儿 …… 176
- 64.**握手时我的手顿觉被荆棘缠裹 …… 180
- 65.人世沧桑 …… 182
- 66.我藐视这种“变色龙” …… 185
- 67.她是谁? …… 187
- 68.**似茫茫雾航中见到的一缕灯光 …… 189
- 69.我的心头又压上了一块石头 …… 190
- 70.周总理、毛主席相继去世 …… 192
- 71.这是多么美好的金秋啊! …… 194
- 72.**调资 …… 196
- 73.我的脑袋“轰”的一声,左耳也嗡鸣起来 …… 197
- 74.她的问题是与“四人帮”牵连的问题 …… 199
- 75.胳膊拧不过大腿? …… 201
- 76.惋惜的不只是美丽的桃花山 …… 203

77. 弟弟世开 …… 207
78. 孩子的大伯 …… 213
79. 我的家乡多么缺医少药呀! …… 217
80. “下海” …… 221
81. 治病更需治心 …… 228
82. 敲诈 …… 229
83. 不舍放弃 …… 232
84. 在哪个山头唱哪个歌 …… 234
85. 钱有如此大的腐蚀力吗? …… 236
86. 医生的天职 …… 238
87. 金钱和生命 …… 243
88. 一惊一喜 …… 246
89. 忆同学 …… 250
90. 忆朋友 …… 255
91. 夕阳余晖 …… 266

1.

一抹殷红的晚霞

时近黄昏，我依在窗前，凝眸远眺。天际那一抹殷红的晚霞，镶着金边，美轮美奂。“夕阳无限好！”蓦然，我惊异地发现自己已年逾花甲。回首漫漫人生路：跋涉过荆棘丛生的莽原山冈，经历过惊涛骇浪的急流险滩，当然也曾有过春光明媚、玫瑰花香飘逸的时光。人生苦短！在这“为霞尚满天”之时，我能用什么去奉献给你——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逝去的岁月？

于是我提起了笔。往事悠悠，思绪绵绵……



半岁的我。

1936年秋天，我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古老的城镇——垫江。那是我外婆家。一个由三进院落组成的古朴而典雅的建筑群，坐落在城西桥头。大门直通大街，后门紧挨农田。前院租给亲友，后院由佃客长住。外婆住中间大院，这是比前院高出十几级台阶的两层楼四合院。小楼设计别致，风格中西合璧，宽敞明亮，楼下的套房就是我呱呱坠地的地方了。中院和后院之间，有一个花果园。外婆勤劳、能干，由她亲手嫁接的良种橙子和柑橘，累累果实挂满枝头。园中各种名花四季常开，是我幼年时嬉戏玩耍的乐园。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十分温馨的回忆。

我外公英年早逝，二十七岁的外婆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相依为命，因是世家，经济尚宽裕，但大家庭中也常受到来自兄弟妯娌之间的嫌弃，他们多次想逼外婆改嫁，吞并家产。那孤儿寡母度日的艰难，可想而知。外婆十分坚强，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将一双儿女抚育成才。她是天主教徒，所以不辞遥远，过夔门，出三峡，去宜昌，送我母亲到法国人办的教会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来我母亲和舅舅都学有所成，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将一生都奉献给教育事业。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由于我的到来，无疑增添了新的乐趣，有了新的希望。外婆、母亲、舅舅他们三人都视我为掌上明珠，以我为核心，百依百顺，真可谓除了天上的星星，要什么都无不给予满足。

母亲常讲我小时候有趣的故事：一两岁时，我爱吃一种用面粉做成的像月饼一样的甜饼，我叫它“圆圆”。咬一口，缺了，不圆了，我就不要了，要新的“圆圆”。这样缺角的“圆圆”便丢了一大堆。舅舅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我咬缺的“圆圆”他就吃一圈修成新的“圆圆”。我再咬一口，他再修，常常是舅舅都吃饱了，我还缠着他要他继续给我“修”。

还有一次是闹“刀儿匠”（自称刀枪不入的强盗）。垫江城当时筑有城墙，东南西北各开一个城门。为了安全，城门早上开晚上关。有一天，我母亲进城到朋友家玩，突然闹“刀儿匠”，不等天黑城门就关了。我不足一岁还在吃奶，母亲在

城内心急如焚，我在家中哭闹不休。舅舅抱着我在家团团转，学瘸子一拐一跛地哄了我一个晚上。好不容易盼到天亮，舅舅抱着我跑到城门外，等城门一开，母亲也早站在里边，姐弟俩面对面，哭笑不得。

我一岁多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因母亲生我以后就住在外婆家，而父亲还要继续在外谋生。那时交通不便，现在三小时的车程，当时要步行三天，故不是每年都能回家团聚。母亲常指着父亲的照片叫我喊“爸爸”。每当别人问：“你的爸爸呢？”我便拿照片指给问的人看。当父亲



我的母亲。

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还是指着照片告诉父亲：“这是爸爸。”

我父亲昌献臣出身名门，风流儒雅，一表人才。但少年不幸，三岁丧父，六岁丧母，靠他当年任忠州地方高官的舅舅抚养成人，直至从四川大学毕业。他和我母亲是在中学任教时相识相恋的。他不信教，但我母亲王崇芳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徒不能与教外人结婚。为了爱情，为了和当年年轻漂亮又富有的母亲结婚，我父亲违心地加入了天主教，但不笃信，后来也常因此惹母亲生气。

母亲对上帝的虔诚，必然要求于我，两岁时，就给我做了洗礼。在不知何为“神”的幼年时代我便成了天主教徒，常由母亲带着到教堂做礼拜。金碧辉煌的教堂，美丽的圣母和宽厚的耶稣，还有长着翅膀的小天使，一幅幅巨大的油画和塑像庄严肃穆、神圣祥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母亲常给我讲天堂和地狱的故事，她教我要做好人，好人死后灵魂升天堂，那里有幸福和快乐；不要做坏事，坏人死后要下地狱，在那里要受折磨，是痛苦的深渊。坏事连想也不能想，因为上帝无处不在，你心想什么，上帝都会知道。假若想了坏事一定要立即忏悔，可以减轻罪过。这些我都铭记心中。记得有一次家中来客人，我跟着保姆去买香烟，烟铺没人，当时我想：“拿走两包也没人知道吧？”但猛然想起母亲的话，就像犯了错误一样心跳不已，立即暗暗向上帝忏悔才觉心安。在幼小时接受的熏陶，可以说终生难忘。四十余年妇产科医生的经历，经我手降临人

世的婴儿数以千计，从未在我手中死过一个，有的出生时已奄奄一息，但仍能抢救过来，真是不可思议，冥冥中似乎是母亲在支持我，神灵在保佑我。

我三岁时离开外婆家，随父母到了重庆南岸精益中学，那时父亲在那里任教导主任，母亲教绘画和音乐。母亲常把我抱在怀里坐在她膝上，听她踏着脚踏风琴教大哥哥大姐姐们唱歌。于是我学会了好多歌曲：“蝴蝶飞，蝴蝶飞，蝴蝶穿着五彩衣，飞来又飞去……”我小时天真活泼，大姐姐们常邀我合影。照太多烦了，不愿与大家合影，要照单



我争取来的单人照。

人照，她们哄我：“可以呀，我们两人一起照单人照！”

“不，我要一个人照单人照！”我坚持，终于如愿以偿。

大姐姐们教我跳舞，有一次在全校联欢晚会上去表演“吹泡泡”的节目，我唱着“吹泡泡，泡泡向上升，轻风带你上天去，停在云中莫动身……”边唱边跳，惟妙惟肖，博得满堂喝彩，一时轰动全校！

但童年那段欢乐时光，很快便被战争的烽火所淹没。

2

一颗炸弹从天而降

我五岁左右，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隔三岔五地轰炸重庆，有时俯冲下来用机关枪扫射无辜的平民。有一段时间，日机几乎天天都来轰炸、扫射，空袭警报一拉响，人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拥向防空洞，呼喊声、叫骂声、奔跑声，嘈杂刺耳，人们在惊恐万状中度日，在水深火热中求生。为躲空袭，我有过几次刻骨铭心的历险：那天，我正在家玩耍，突然，“呜……呜……”警报长鸣，这是预防警报，说明日机快来了。可是还不等大家收拾好东西往外走，“呜呜，呜呜”紧急警报随着拉响，这说明敌机临近。慌乱之中我抓了一把小红伞打在头上，冲出门自个儿向远处的防空洞跑去。父母一扭头不见了我，急忙赶了出来。父亲在前，母亲在后，一边追一边高声喊着我的小名：“筱丽！筱丽！乖娃娃，你在哪儿？别害怕，等等我们！”不见人影，只见一把小红伞在绿茵茵的荷叶中忽隐忽现，但不一会儿就消失了。爸妈急坏了，紧追上来，见我坐在荷田边哭，原来是摔了一跤，一只小凉皮鞋不知掉哪儿了。爸爸只好抱着我，牵着气喘吁吁的妈妈，向防空洞跑去。等空袭解除之后，几个男生帮着下田一路寻找也没见小鞋的踪影。几个月后，农民在收藕时才发现一只小凉皮鞋躺在枯萎卷曲的荷叶之中。

又一次，父母带我到市中区朝天门一带去玩，正在百货公司转悠，忽听拉响了警报，人们顿时慌乱起来。我们想赶往江边乘船，因我家在长江南岸，只要离开市中区就可脱离一些危险。可是来不及了，只见几艘船上早已挤满逃难的人群，船也缓缓离开趸船向江心驶去，有人还急

着往上跳，有的人被挤进了江里。一看过江无望，父母只好带着我顺着江边一条小路，想找一个避身之处，先躲一躲。走不多远，见岩边有一土地庙，父亲先爬上去，然后母亲将我托起递给父亲，等我们上来后，母亲怎么也攀不上来，没办法，只好站在岩边。两次警报过后，许多架日机就扑过来了，在上空盘旋。我们屏住呼吸，缩着脖子，害怕极了。突然“轰”的一声，一颗炸弹从天而降，随之无数炸弹的巨响震得地动山摇……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平息下来，我们

抬起头来一看，噫？母亲也和我们抱在一起，她是几时上来的，不是怎么也上不来吗？母亲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上来的。解除警报过后，只见路边硝烟弥漫，一些房屋还在燃烧，担架上伤员在呻吟，断垣中有死者的残骸。遍地是鲜血，到处是瓦砾。母亲怕我幼小的心灵受到刺激，总用手蒙着我的双眼，但我要看路啊，就在不远处还是让我看到了目不忍睹的惨景：三个血肉模糊的人横躺着，一对年轻男女和一个和我差不多同龄的孩子。这是一家人！虽都已惨死，却仍相互拉着手，多像我们自己一家啊！一阵恐怖袭来，感觉我们离死神只是一步之遥。

离开重庆精益中学大约是在我不足七岁的时候，那是因为父亲答应一个叫沈士骅的亲戚，回故乡忠县创办一所“大道中学”而举家回迁的。父亲很重亲情，在精益中学时，他才华出众，课讲得好，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也很受校长器重。偶遇学生闹事，他一出面总能很快化干戈为玉帛。精益中学是美国人办的学校，校长要派他去美国深造，但他考虑我还小，母亲又怀有身孕，不愿这样扔下我们漂洋而去，便把这个名额让给了当时的总务主任。世事难料，这一让，他俩的命运则有了天壤之别。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那人从美国荣归故里，受到重庆市政府的隆重接待，巨幅标语，多么荣耀！然而我父亲在那个



1941年，五岁的我（后排右）与母亲（前排左）及两位学生大姐姐。

时候却因被列为“臭知识分子”“臭老九”而饱受歧视，遭受打击。此是后话。

离开重庆乘船到长寿后，雇了几乘滑竿抬着我们走旱路回外婆家。那时母亲怀着大弟弟。母亲信神，这个弟弟是她到慈母山的教堂去求来的，当时父亲陪着她，还带着我。记得一个外国神父在葡萄架下招待我们，拿来葡萄酒与我们共饮，还让我尝了一口。

滑竿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缓缓而行，轿夫们不时喊着号子。前面呼：“天上明晃晃。”后面应：“地下水幽幽。”这是前边的告诉后面的路况，不直接说地而言天，后者立即知道路上有水坑。这些朴实的来自生活中的语言，那么含蓄，那么诙谐、有趣，当时虽听不懂，但事后却终生难忘。我悠闲地坐在轿椅中，看路旁不断变换的山水秀色，十分惬意。偶尔前后看不见父母的轿子，心里又不由害怕起来：万一轿夫把我抬跑了，到哪儿去找爸爸妈妈呀？那种心境现在想来还十分忐忑。

走了三天，终于回到了我盼望已久的外婆家。轿还没有停稳，只见外婆已从院里迈着那双不太灵巧的小脚，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还有舅舅、舅娘，那种高兴，那种热情张罗的样子，十分令人感动，大家都沉浸在乐融融的家的温馨之中。

欢聚的日子是短暂的。几天之后，父母便去忠州，去创办那所中学校。我被留在外婆家，走时，他们哄我，说母亲只去半个月，很快就回来。

“半个月是多少天？”

“十五天！”

“十五天是多久？”

舅舅伸出手掌，连翻了三下，又数指头给我看，我才有点明白了（当时我虽已读完小学二年级，但因上学太早，四岁就读一年级，所以对数字的换算还不太清楚），终于答应让父母走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母亲，之后一天天难熬的日子似乎过了很久，十五天早过了，又不知数了多少天。我天天望着那十几级台阶下的前院大门，望眼欲穿地希望母亲能突然从那里进来，我在思念和企盼中度日如年。外婆家已不是前几年的情形了，舅舅娶了舅娘，我也有了一个比我小三岁的表弟。我感到有点受冷落，为什么外婆那么喜欢表弟？她是我母亲的母亲，她应该像母亲一样喜欢我呀！

暑假过了，舅舅把我送到龙居士小学读三年级。我不足七岁，别人

读一年级我就读三年级了，加上想母亲，注意力难以集中，学习成了苦差事，整天闷闷不乐。

终于有一天母亲回来了，大着肚子进大门，身后跟着一乘滑竿。我欣喜若狂，当时的情形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我不明白，半个月时间怎么这样长。母亲怀着弟弟，走的时候肚子还不怎么大，应该要多久肚子才这么大呢？难道真的是离开半个月吗？管它的，重要的是母亲在我的身边了！她说学校已按计划办起来了，父亲担任教导主任，她生了弟弟后再回父亲创办的那所学校任教。

没多久弟弟来到了人世，生下来有八斤重，胖胖的双下巴，颈上也堆满了肉。一家人那份高兴劲可想而知。只是到了晚上不让我挨母亲睡了，我抱着小枕头睡在外婆身边，母亲不在这段时间我也挨外婆睡，可这晚怎么也睡不着，越睡不着越嫌外婆穿着长衣长裤和套鞋挨着不舒服。半夜了我还是抱着小枕头去到妈妈房间，哭兮兮地站在床头要求睡在母亲脚边，起初不允许，后来总算答应了，我又在母亲的温馨气息中甜甜入睡了。

母亲产假满了之后便带着我和弟弟去大道中学上班了。这所中学是利用一座名叫朝阳寺的庙宇改建而成的。在我印象中，和精益中学不同的就是上下课不是吹号，而是撞那庙里的大钟。在这里，我们住的时间不太久。父亲这人一贯治学严谨，在教学质量、教务管理等方面与校长产生了分歧，后来校方又违约不发给母亲产假薪水，父亲终于忍无可忍，一气之下，离开他为之付出心血，刚刚初见成效的这所学校，带着全家四口回了老家。

3

老家在哪里

老家在哪里呢？在昌家沟。但据说爷爷吸大烟败了家便投靠奶奶娘家，昌家沟已无处可去。爷爷去世时父亲才三岁，奶奶去世时父亲才六岁，就由舅舅（我称舅公）抚养直到大学毕业。因此所谓回老家，便是到舅公家所在的大将坡，可此时舅公已去世。据说他曾任忠州地方